

政客缺乏勾畫香港願景能力



未來一年多，香港會有四場選舉，分別是今年11月的區議會、12月的選委會、2012年3月的特首及9月的立法會。行政機關主要領導人會變動、區議會的政治版圖有可能重劃、立法會內泛民和建制派的力量懸殊應沒有大改變，但應會有新人出現。

然而由行政機關到立法機關以至區議會，他們都須要為香港制訂願景，不能再讓香港隨着不斷出現的事件，一哄而起，但又迷失方向。筆者的觀察是，無論是執政的抑或是在野的，都缺乏對香港願景的深入思考。

在香港在內地周邊城市不斷進步及國際環境的急劇改變下，再不求變，只會喪失競爭力，甚至被邊緣化！

必須放下圍城心態

要構劃香港的願景，我們第一步要做的便是放下圍城心態。我們要反問自己為什麼要圍城？答案當然是：我們身邊有一個堪稱世界最大的獨裁政權——中國共產黨。可是它大又如何，它的龐大令它可以繼續在內地抗拒政治改革，抗拒平反六四，但不代表它可以隨心所欲地插手香港事務。

稍為對中國國情有認識的人便知道，縱使在內地，中央政府有些號令也是令不出中南海。地方政府債務便是一例，肆意推高樓價又是一例，中央和地方的政策博弈，是中國國情一部分。而在香港事務上，中央和泛民博弈更見精采。

按內地官本位心態，泛民在諸如平反六四的重大政治議題上和中央對着幹，倘若在內地，公安及國安等早已拉人封艇。但在香港，泛民頭頭繼續出任尊貴的立法會議員，每年工資和津貼幾百萬港元，以公帑聘用的員工數以十名計。而且只要不觸犯香港法律，不用擔心政府會使用公權力把泛民議員逮捕。中國歷史上尤其中國共產黨九十年的歷史裏，能得享這樣待遇的反對派，絕無僅有！明乎此，我們又何必妄自菲薄，有一種圍城偏安的心態呢？

放開懷抱後，我們反而要以一種與龍／狼共舞的心態來看待中港關係。當然中共是龍是狼，不同人有不同解讀。

但縱使你相信中共狼性未改，今時今日資訊發達，中共又成為坐擁3萬億美元外匯儲備、富得流油的執政

黨；而香港又成為了中國的瑞士，成為了一眾內地富人（當然包括一些憑手中權力富起來的官員）的資金存放地；中共這匹狼如果不是真的遇上緊要關頭，絕對不想重演當年對待西藏的歷史。只要客觀分析，香港人便可以放膽和中共博弈，中共不敢輕言把香港這個金蛋打碎。因為要在內地複製香港一樣的金蛋，殊不容易。

是龍是狼也要共舞

要與龍／狼共舞，便要放膽擁抱它。舉凡高鐵、港珠澳大橋以至機場第三條跑道，只要造價合理，監管得宜、環保影響減到最少，我們都應歡迎。因為這有助香港和內地融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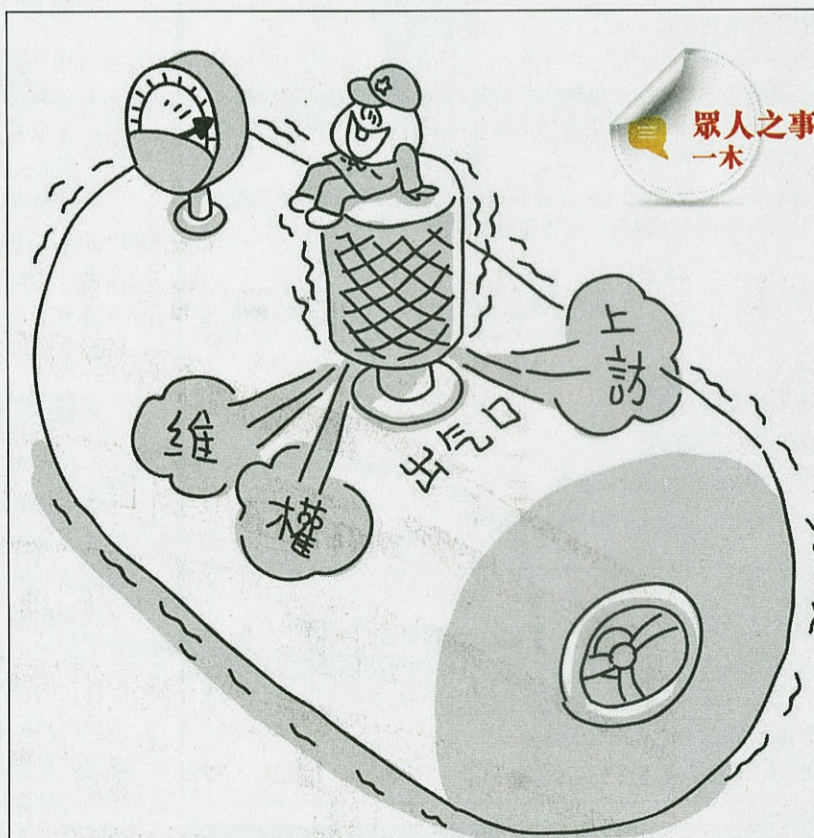
當然支持融合和法治可以並行不悖。港珠澳大橋的環評風波令大橋施工延誤，香港整體社會因此而付出代價。負責任的在野政黨倘若發現其中法律漏洞，可以用傳媒以至在議會內發言會啟動司法程序等方法來迫使環保署做好工作，不一定要選擇使用司法覆核的方法，因為真的祭出這個手法，法庭一裁定違法，整條大橋便要孤懸海中，令珠海和澳門都很被動。

為什麼一定要令港珠澳大橋停工不可？是不是擔心香港和內地進一步融合，以及某些藍血大狀議員覺得香港高高在上，毋須要和落後的內地融合的精英才態有關？筆者無從評論。但倘若真的有這種大香港心態，而又用這種心態去領導政治運動，對香港只會有害無益。

要擺脫偏安便要擺脫苟且。香港要往前走，便應大膽創新，對現狀看似合理的大小事情，都應來一個合理反問？以筆者所在南區為例，2007年10月曾蔭權在他剛當選連任的首份施政報告，提出十大基建，南區鐵路居首。但到了執筆的今天，轉眼四年，曾蔭權也快要準備交班了，南區鐵路仍未動工，只是港鐵在已規劃的地盤上掛上港鐵橫額，讓居民知道那裏快將開工。每當筆者在區議會內催促港鐵快點施工時，港鐵都回應說南區鐵路一定會如期在2015年完工，還說在香港構築一條鐵路耗時七年（由2007年至2015年），是正常的。

筆者不禁反問：倘若在內地，一條只是7公里的鐵路，而且還是南區居民翹首以待、爭取了二十多年的鐵路，三至四年便已建好。但在香港卻認為過往定下的時間表是合理的，不用考慮如何加快。因為香港過往這麼成功，過往的慣例不用改變？但今時今日，以這種態度來規劃基建，能追得上我們周邊快速改變的城市嗎？

作者為南區區議員



谷到爆為止